

「蟬」

表現了什麼

張台成

「蟬」是林懷民出版的第二本小說集(第一本是變形虹)，收集了他在一九六九年春季時的三篇作品：虹外虹、逝者及蟬。在「虹外虹」裏，他以海明威的短篇小說「印地安人營」(Indian Camp)中的兩句話做為序曲又結尾；那段話是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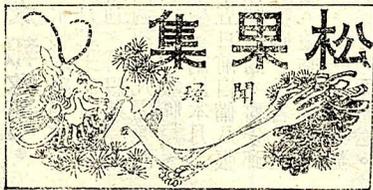
五十 一襲襪襪陪襯着陌生的生涯，陌生的生涯呵！總有太多的句點，被遺落在烏托邦之外。

五十一 那海鷗對着高高的籬籬輕輕搖首。依然不見渡口，依然戀着流水……。

五十二 從來沒有鄙棄過自己的人，他也不曾尊敬過自己。

五十三 當古希臘石柱的輝煌已在我們心中淡忘，我們才真正建造自己的廟宇。

五十四 「我乃世紀忠實的拾荒者，正忙於拾綴現實遺落的歡愉，無暇於昨日和明日。」



顛簸的步履投入那一片茫茫的黑霧。

五十五 要來的終歸要來，要去的終歸要去。

且讓蝴蝶向東，馬蹄向西，雁子向南，駝鈴向北。

五十六 母親呵！二十年默默的關懷，已在我心坎譜成一首無言的頌歌，您叫我如何能懷念的詩篇？

五十七 僅一會兒，振衣在千仞之上，然後迎向那黎之潮，那裡，另一條船將渡我。

五十八 我尋我的歸宿，萬有的歸宿。

我唱我的歌，與誰都不同的歌。



我喜愛的音樂

過去，每當我看完一本好書後，一定會在日記本上寫一些心得或摘記一些雋永的字句、和動人的故事情節。藉此，我既可以用將書本的要節再度的瀏覽，又可以充實我的日記本及留下有價值的一頁。

發了，我再次拿出這本書來看時，更激發了我希望出一天會像卡羅素那樣在音樂界上的偉大成就；但是，我希望我至少能在鏗而不捨和至誠的追求下，達到我可能獲致的地步。我從來不會忘記卡羅素的艱辛；但是，我也沒有絲毫淡忘卡羅素幼年的貧困及其頑牛一般的掙扎和努力。卡羅素，西元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早年的生活極困苦，從少年時候起，就在一家麵粉工廠裡扛緊整袋整袋的麵粉。可是誰知道，這早期的身體鍛鍊，竟是他後日宏大音量的最大來源。

卡羅素在一個偶然機會中，表現了他在音樂上的天賦，而獲致當代大歌唱家龍巴第收為學生；也因此而奠定了他此後成功之途。

出血所引起併發症逝去時，多少人不遠千里趕到他的故鄉——那不勒斯參加義大利政府為他舉行的國葬。許許多多的歎息說：他的死是全人類的損失。

李榮川

的：「Is dying hard, Daddy」(爸爸，死很難嗎?)一個名叫尼克的小孩問他的父親。
「No, I think it's pretty easy. Nick It all depends」(不，我想很容易，尼克，誰都會死)做父親的如此回答。
正如這兩句幼稚好奇而又深含人生哲理的對白所顯示的——在這篇小說裏，作者以戲劇性的筆調暗示了生命的脆弱和無常。也許，生存對人類來說是一種負擔而死亡却可能是一種解脫；但當面臨死亡的時候，依然會由內心激發出一股莫名的力量驅使頻死的人們為挽回生命作最大的努力及最後的掙扎(此種努力及掙扎其本身並無意義；只是人類下意識的行為及原始渴望活下去的慾念罷了。)

無可補救的，死亡是對生命中一切災害的最大補償。」在一逝者一文內，作者將死亡的絕對性及命運的至高無上性表露無遺，面對此一殘酷的事實；除了上述的無態度來接受死亡的打擊及命運的嘲弄以外，我們又能如何呢？所以佛學「心經」所講的「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是有其道理的。

時可在全文中發現到屬於你週遭甚至屬於你自己的影子；但那畢竟只是我們生命中的一个夏天，一個趨於成熟的過渡時期；當生命中的秋天來時，它們會像一縷輕烟般的消逝；說不定連一抹彩色的回憶都沒有留下。但仍將有一群人繼續這些夏天的故事，恒在細微的摸索追尋中(那聲音尖細的像夏日午後的蟬鳴)譜成生命的哀歌。在生命問題的處理上，「蟬」這本書跳脫不開「宿命」的圈子；林懷民將生命的旅程當做一座橋；而這橋長得要命，再怎麼也走不完；而我們又不得不走。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要想，而我們就都活下去，而我們就活過來了，我們什麼都不必去，不要去想……」也許，書中所描述的這種有些消極的對生命所抱持的態度也是一種從現實生活中所學到的酒脫和難得的人生經驗吧！